宋史/卷35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卷三百四十九 ◄

宋史
卷三百五十 列傳第一百九

► 卷三百五十一 →

苗授子:履 王君萬子:贍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子:詵 劉仲武 曲珍 劉閬 郭成 賈岩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

苗授

苗授，字授之，潞州人。父京，慶曆中，以死守麟州抗元昊者也。少從胡翼之學，補國子生，以蔭至供備庫副使。

王韶取鎮洮，授為先鋒，破香子城，拔河府。羌雖敗，氣尚銳，輒圍香子以迎歸師。韶遣將田瓊救之，瓊死，乃簡騎五百屬授，授奮擊敗之。休士二日，羌復要于架麻平，注矢如雨，眾懼，授令曰：「第進毋恐！氈牌數百且至。」行前者傳呼，羌驚亂。力戰數十，斬首四千級。又破之于牛精穀，取珂諾城，盡得河湟地。

知德順軍，三遷西上閤門使。鬼章寇河州，詔授往，一戰克撒宗，論功第一，遂知州事。加四方館使、榮州刺史。從燕達取銀川，降木征，獻之京師，加引進使、果州團練使、涇原都鈐轄。

召使契丹，神宗勞之曰：「曩香子之役，非汝以寡擊眾，幾敗吾事。」以為秦鳳副總管，徙熙河，復知河州。副李憲討生羌於露骨山，斬首萬級，獲其大酋泠雞樸，羌族十萬七千帳內附，威震洮西。拜昌州團練使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，徙知雄州、熙州。

元豐西討，授出古渭取定西，蕩禹臧花麻諸族，降戶五萬。城蘭州，遇賊數萬于女遮谷，登山逆戰，敗退伏壘中，半夜遁去。授逾天都山，焚南牟，屯沒煙，凡師行百日，轉鬥千里，始入塞。

授遇事持議不苟合。初在德順，或議城鐵南，授曰：「地阻大河，糧道不濟，非萬全計也。」役即止。師征靈武，詔令援高遵裕，即條上進退利害甚切。曆進步軍副都指揮使、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。元祐三年，遷武泰軍節度使、殿前副都指揮使。逾歲，以保康節度知潞州，提舉上清太平宮，復使殿前，薨，年六十七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曰莊敏。子履。

子 履

履束發從戎。授之降木征也，履護送至京，得閣門祗候。曆熙、延、渭、秦四路鈐轄，知鎮戎軍。及其父時，已官四方館使、吉州防禦使矣，以事竄房州，起為西上閣門副使、熙河都監。又責右清道率府率，監峽州酒稅。元符初，悉還其官，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。

詔同王贍取青唐，與姚雄合兵討崄羌錢羅結。贍將李忠戰敗，羅結大集眾，宣言欲圍青唐。履、雄將至，羌列陣以待，勢甚盛。履叱軍士納弓于鞬，拔刀而入。羌怙巢穴殊死鬥，梟將陳迪、王亨輩皆反走，履獨駐馬不動。有酋青袍白馬突而前，手劍擊履，帳下王拱以弓格之，僅免。復繞出履背，欲斷軍為二，別將高永年率所部力戰數十合，羌退，乘勝圍蘭宗堡，弗能拔。日暮，收兵入營，羌宵潰。明日，縱兵四掠，焚其族帳而還。

既而阿章叛，詔履與种樸過河討蕩，辭以兵少，樸遂陷。錄履前功，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成州團練使，知慶州，徙渭州，進捧日、天武都指揮使。是後史失其傳。子傅，在《叛臣傳》。

王君萬

王君萬，秦州寧遠人。以殿侍為秦鳳指揮使。王韶開邊，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，獨別羌新羅結不從。經略使韓縝期諸將一月取之。君萬詐為獵者，逐禽至其居，稍相親狎，

與同獵，乘間撾之，墜馬，斬首馳歸以獻。甫及一月，積功得閣門祗候。

王師定武勝，首領藥廝逋邀劫于闐貢物，帥師討焉。君萬出南山，履險略地。羌潛伏山谷間，忽一騎躍出，橫矛將及，君萬亟側身避之，回首奮擊，斬以徇。其眾驚號，相率聽命，所斬乃藥廝逋也。復破北關、南市，功最多，擢熙河路鈐轄，進領英州刺史、達州團練使，賜絹五百。

洮西羌叛，圍河州，君萬請于王韶，以為南撒宗城小而堅，強勇所聚，若並兵破之，圍當自解。韶用其計，圍果解。累官客省使，為副總管。坐貸結糴錢數萬緡，為轉運使孫迥所糾，貶秩一等。討西山、鐵城有功，復故官職。君萬怨孫迥，使番官木丹訟之，鞫于秦、隴，又貶為鳳翔鈐轄，籍家貲償逋，遂以憤卒。子贍。

子 贍

贍始因李憲以進。立戰功，積官至皇城使，領開州團練使。元符中，知河州。熙帥鐘傅以冒白草原賞，獄治于秦，詔轉運使張詢諭諸將得自首。贍具伏詐增首級，因說詢云：「青唐人有叛瞎征意，可取也。」詢信之，即具奏言已令贍結約起兵。誓宗與輔臣罪其狂妄專輒，亟罷詢，而命孫迥究實。獄上，奪贍十一官，猶令領州。

贍欲以功贖過，乃密畫取青唐之策，遣客詣章惇言狀。惇下其事于孫路，路以為可取。贍遂引兵趣邈川。路知贍狡獪難制，使總管王湝統軍，而以贍副。贍為前鋒度河，先下隴朱黑城。忌湝分其功，紿之曰：「晨食畢乃發。」湝信之。夜半，贍忽傳發。平明，入邈川，據府庫，徑上捷書，不以白軍府。湝過午始至，以事訴于路，路亦怒，顓以兵柄付湝，而留贍屯邈川。

宗哥酋舍欽腳求內附，贍遣裨將王詠享五千騎赴之。既入，而諸羌變，詠馳書告急，王厚使高永年救之，乃免。贍與湝交訟，又訴路指畫相違。惇主贍而不直路，曰：「首謀者贍也，路欲掩其功，故抑贍。」乃徙路河南，罷湝統制，以胡宗回為帥。

時瞎征已來降，青唐戍將惟心牟欽氈父子百余人在。贍不即取，二羌遂迎溪巴溫之子隴拶入守。始，孫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諸城，然後進師。贍怨路，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，而路逗遛失機會。暨宗回至，乃雲夏人謀攻邈川，當為守備，青唐未可取。宗回責其反覆，日夜督出師，遣使威以軍法，且聲言欲使王湝代將。贍懼，急進攻隴拶及

心牟等，皆出降。贍入據其城。詔建為鄯州，進贍四方館使、榮州防禦使、知州事。黃履謂賞薄，乃拜維州團練使，為路鈐轄。

贍縱所部剽敓，羌眾攜貳，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，其在山南者先發。贍遣將李賓領二千騎掩襲心牟以下，自守西城與羌鬥。賓逾南山入保敦穀討蕩，羌戰敗奔北，四山皆空。贍戮心牟等九人，悉捕斬城中羌，積級如山。

初，贍諷諸酋籍勝兵者涅其臂，無應者。錢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唱，贍聽之去，遂嘯集外叛，以數千人圍邈川，夏眾十萬助之，城中危甚。苗履、姚雄來援，圍始解。已而王吉、魏釗、种樸相繼敗沒，將士奪氣。書聞，帝震駭，於是轉運使李諫、秦希甫劾贍盜取二城財物，因此致變；又殺心牟欽氈以滅口。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，萬死不塞責。詔貶右千牛將軍，房州安置。言者論之不已，熙河又奏青唐諸族怨贍入骨髓，日圖報復，樞密院乞斬贍以謝一方。詔配昌化軍，行至穰縣而縊。

崇甯初，蔡京入相，錢遹訟贍功；及王厚平鄯、廓，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，除其子玨通事舍人。

張守約

張守約，字希參，濮州人。以蔭主原州截原砦，招羌酋水令逋等十七族萬一千帳。為廣南走馬承受公事，當儂寇之後，二年四詣闕，陳南方利害，皆見納用，歐陽修薦其有智略、知邊事，擢知融州。峒將吳儂恃險為邊患，捕誅之。修復薦守約可任將帥，為定州路駐泊都監，徙秦鳳。居職六年，括生羌隱土千頃以募射手，築硤石堡、甘穀城，第功最多。

夏人萬騎來寇，守約適巡邊，與之遇，不解鞍，簡兵五百逆戰，眾寡不侔，勢小卻。夏人張兩翼來，守約挺身立陣前，自節金鼓，發強弩殪其酋，敵遂退。

神宗開拓熙河，召問曰：「王韶能辦事否？」對曰：「以天威臨之，當無不濟；但董氈忠勤效順，恐不宜侵逼。」因請名古渭為軍，以根本隴右。帝從之，建為通遠軍。加通事舍人、熙河鈐轄，仍統秦鳳羌兵駐通遠。

河州羌率眾三萬屯於敦波，欲復舊地，守約度洮水擊破之，取窖粟食軍。羌老弱畜

產走南山，左右欲邀之，雲可獲萬萬。守約曰：「彼非敢迎戰，逃死耳，輒出者斬！」鬼章圍岷州，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高山上，賊驚顧而遁，遂知岷州，降其首領千七百人。遷西上閣門使、知鎮戎軍，徙環州。

慕家族頡佷難制，搖動種落，勒兵討擒之，余遁入夏國。守約駐師境上，檄取不置，居數日，械以來，斬於市。

從征靈武，至清遠軍，言于高遵裕曰：「此去靈州不三百里，用以前軍先出，直搗其城。今夏人以一方之力，應五路之師，橫山無人，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。若裹十日糧，疾馳三日可至，軍無事矣。」又勸高遵裕令士眾護糧餉，以防抄掠，不聽，果以敗還。守約有捍海南咸平之功，亦不錄。

進為環慶都鈐轄、知邠州，徙涇原、鄜延、秦鳳副總管，領康州刺史。夏人十萬屯南牟，畏其名，引去。知涇州，涇水善暴城，每春必增治堤堰，費不貲。適歲饑，罷其役。或曰：「如水害何？」守約曰：「歉歲勞民，甚於河患，吾且徐圖之。」河神祠故在南壖，禱而遷諸北，以殺河怒。一夕雷雨，明日，河徙而南，其北遂為沙磧。以龍、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召還，道卒，年七十五。

守約典七州，皆有惠愛可紀。神宗嘗謂武臣可任者，以燕達、劉昌祚、姚麟、王崇極、劉舜卿等對，其後皆為名將，時稱知人。

王文郁

王文郁，字周卿，麟州新秦人。以供奉官為府州巡檢。韓琦薦其材，加閣門祗候、麟府駐泊都監。

熙甯討夏國，文鬱敗之吐渾河。其將香崖夜遣使以劍為信，欲舉眾降，許之。旦而至，與偕行，眾情忽變，噪以出。文鬱擊之，追奔二十里。據險大戰，矢下如雨，文郁徐引度河，謂吏士曰：「前追強敵，後背天險，韓信驅市人且破趙，況爾曹皆百戰驍勇邪？」士感奮進擊，夏人大潰，降其眾二千。遷通事舍人。夏人逾屈野河，掠塞上，文郁追至長城阪，盡奪所掠而還。

神宗召見，問曰：「向者招納香崖，群議不一，其為朕言之。」對曰：「此乃致敵

上策，恨未能，多爾。並邊生羌善馳突，識鄉導，儻能撫柔之，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。」帝於是決意招納，多獲其用。知文郁善左射，並招其子弟閱肄殿庭，文鬱九發八中，詔官其二子。

知鎮戎、德順軍，預定洮、河，遷左騏驥副使、知麟州。夏眾踐稼，襲敗之，部使者劾為生事，奪郡印。

未幾，為熙河將。李憲討靈武，文鬱得羌戶萬余，遷路鈐轄。夏人圍蘭州，已奪兩關門，文鬱募死士夜縋而下，持短兵突賊，即掃營去。擢東上閤門使、知蘭州。諜知夏人將大入，清野以俟，果舉國趨皋蘭，文鬱乘城禦之，殺傷如積，圍九日而解，收其屍為京觀，加榮州團練使，以捧日、天武都指揮使為副都總管，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。築安西城、金城關，進秦州防禦、冀州觀察使。卒，年六十六。

周永清

周永清字肅之。世家靈州，州陷，祖美歸京師。永清以蔭從仕，宰相寵籍言其忠勇，加閤門祗候。押時服賜夏國，至宥州，夏人受賜不跪，詰之，恐而跪。遷通事舍人、渭州鈐轄。渭兵勁而陳伍不講，永清訓以李靖法。帥蔡挺嘉其整，圖上之，詔推于諸道。

知德順軍，夏眾入寇，擊擒其酋呂效忠。又募勇士夜馳百里，搗賊巢穴，斬首三百級，俘數千人，獲橐駝、甲馬萬計。城中無知者。並砦禁地三百里，盜耕不可禁，永清拓籍數千頃，置射士二千，聲聞敵廷。降者引入帳下，待之不疑。多得其死力。

徙秦鳳鈐轄、河北沿邊安撫副使、知代州。契丹無名求地，朝廷命韓縝分畫，永清貳焉，入對言：「疆境不可輕與人，臣職守土，不願行。」固遣之，復上章陳利害，竟以母病辭。曆高陽關、定州、涇原路鈐轄，知涇州、保州，又為定州路副總管，終東上閤門使。

劉紹能

劉紹能字及之，保安軍人。世為諸族巡檢，父懷忠，官內殿崇班、閤門祗候。元昊叛，厚以金幣及王爵招之，懷忠毀印斬使，洎入寇，力戰以死。錄紹能右班殿直，賜以名，為軍北巡檢。擊破夏右樞密院黨移賞糧數萬眾于順寧。夏人圍大順城，紹能為軍鋒，

毀其柵，至奈王川，邀擊于長城嶺，熙寧中，又敗夏人於破囉川，皆策功最。累遷洛苑使、英州刺史、鄜延兵馬都監。舊制，內屬者不與漢官齒，至是，悉如之，仍以其子襲故職。

元豐西討，召詣闕，神宗訪以計，對曰：「師旅遠征，儲偫不繼為大患。若俟西成後，因糧深入，乃可以得志。」帝以為然，命統兩軍進討。紹能世世邊將，為敵所忌，每設疑以間之。帝獨明其不然，手詔云：「紹能戰功最多，忠勇第一，此必夏人畏忌，為間害之計耳。」紹能捧詔感泣。嘗坐讒逮對，按驗卒無實。守邊圍四十七年，大小五十戰，以皇城使、簡州團練使卒。

王光祖

王光祖，字君俞，開封人。父珪，為涇原勇將，號「王鐵鞭」，戰死好水川。錄光祖為供奉官、閤門祗候。

熙寧中，同提點河北刑獄，改沿邊安撫都監，進副使。界河巡檢趙用擾北邊，契丹以兵數萬壓境，造浮橋，如欲度者。光祖在舟中，對其眾盡徹戶牖。或謂：「契丹方陣，而以單舟臨之，如不測何？」光祖曰：「彼所顧者，信誓也；其來，欲得趙用耳。避之則勢張，吾死不足塞責。」已而契丹欲相與言，光祖即命子襄往。兵刃四合，然語唯在用，襄隨機折塞之。其將蕭禧遽揮兵去，且邀襄食，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為信，即上之。時已有詔罷光祖矣。吳充曰：「向非光祖以身對壘，又使子冒白刃取從約，則事未可知。宜賞而黜，何以示懲勸？」乃除真定鈐轄。

徙梓夔。渝獠叛，詔熊本安撫，而命內藏庫使楊萬、成都鈐轄賈昌言、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，皆受本節度。本疑光祖不為用，分三道進師，使光祖將後軍，出黃沙坎。比發，日已暮，士以杖索塗，相挽而前，夜半，抵絕頂。質明，獠望見，大駭，一鼓而潰。萬等困於松谿，又亟往援。出石門，敘其險，促黔兵先登襲賊，賊舍去。光祖夜泊松嶺上，旦始遇萬等，與俱還。本愧謝，上其功第一。

吐蕃圍茂州，光祖領兵三千，會王中正破雞宗關，賊據石鼓村，扼其半道。中正召諸將問計，光祖獨請行。既抵石鼓，擇銳兵分襲吐蕃背，出其不意，皆驚遁，遂會中正於茂。

瀘夷乞弟殺王宣，詔從韓存寶討之，軍于梅嶺。夷數萬眾出駐落個棧，欲老我師。霖雨不止，光祖勸存寶早決戰。不聽。林廣至，復從征，蕩其巢窟。積功至四方館使、知瀘州。置瀘南安撫使，俾兼領，邊事聽顓決。遷客省使、嘉州刺史。曆涇原、河東、定州路副總管，卒。

李浩

李浩，字直夫，家本綏州，徙西河。浩務學，通兵法，以父定蔭，從軍破儂智高。韓絳城囉兀，領兵戰賞堡嶺川，殺大首領訛革多移，斬首千三百餘級。積官供備庫副使、廣西都監。

裒西北疆事著《安邊策》，謁王安石。安石言之神宗，召對，改管幹麟府兵馬。未行，又從章惇于南江，引兵由三路屯鎮江，入遂州，討舒光貴，破盈口柵，下天府，會於洽州，入懿州。蠻酋田元猛、元哲合猞狫拒官軍，浩分兵擊之，殺猞狫，降元猛、元哲，遂城懿州。進討黔江蠻，復城黔江。惇上其功，謂不當與他將比，擢引進副使、熙河鈐轄。

李憲討山后羌，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，遣降羌乞嗌輕騎突敵帳，俘其酋冷雞朴、李密撒，馘三千。遷東上閤門使，為副總管、知河州、安撫洮西。五路大舉，浩將前軍，復蘭州。遷引進使、隴州防禦使、知蘭州兼熙河、涇原安撫副使。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，再貶秩。旋以戰吃囉、瓦井連立功，復之。

哲宗即位，拜忠州防禦使、捧日天武都指揮使、馬軍都虞候，進黔州觀察使，曆鄜延、太原、永興、環慶路副都總管，再知蘭州。卒，贈安化軍留後。

和斌

和斌，字勝之，濮州鄄城人。選隸散直，為德順軍指揮使，凡五年，數捍敵，被重創十餘。知軍事劉兼濟以兄平敗沒，執送京師，並逮其家。斌慰安調護，為寓金帛他所，密告兼濟勿以家為恤。平冤既伸，兼濟獲免，家賴以全。定川之役，將曹偰喪所乘馬，斌輟騎與之，且戰且行，與俱免。

狄青南征，使部騎兵為前鋒。青駐賓州十日以怠寇，既乃倍道兼行。斌以兵疲於險，

利在速戰，即日度關。蘆賊歸仁驛，孫節死，斌引騎血戰，繞出賊後，遂敗之。師還，張破賊陳形於殿廷，仁宗拊勞，擢文思副使、權廣西鈐轄。改秦鳳，廣西以蠻事乞留，秦州亦請之，詔留廣西。

累歲，徙涇原。召對，議者謂交州可取，斌盛言有害無益，願戒邊臣無妄動。神宗歎曰：「卿質直如此，乃知兩路爭卿，為不誣矣。」進帶禦器械。渭部饑，帥王廣淵命吏賑給，斌曰：「救之無術，是殺之耳。」廣淵以委斌，斌擇地營居，養視有法，所活以萬數。

安南入寇，復徙廣西。累遷皇城使、昭州刺史。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，守將戰死。斌提步騎三千進討，方暑，晝夜趣兵，至懷遠寨，曰：「此要害之地，得之則生。」或曰：「奈何背龍江邪？」笑曰：「是所以生也。」因示弱驕之，蠻果大至，斌選將迎敵，戒以遇之則走，誘至平阪，列八陣以待之。張疑兵左右山上，蠻登嶺望見，始大驚。斌分騎翼其旁，自被甲步出，為眾士先，殊死戰。蠻大敗，世念率酋黨四千八百內附。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州，遷西上閤門使、知邕州，以老請還，除高陽關副總管，曆永興軍路。召拜龍、神衛四廂都指揮，至步軍都虞候，卒，年八十。贈寧州防禦使。

斌老於為將，以恩信得邊人心，嶺南珍貨，一無所蓄。邊吏欲希功造事，皆憚不敢發；或巧為諜報啟釁，亦必折其奸謀。故所至無事，士大夫稱之。

子 詵

子詵，以蔭為河北副將，累官至右武大夫、威州刺史、知雄州。上制勝強遠弓式，能破堅于三百步外，邊人號為「鳳凰弓。」進相州觀察使。在雄十年，頗能偵敵。童貫攻燕，召詵計事，悅之。分麾下兵俾以副統制，從种師道軍于白溝，旬有二日而退。追兵至，北風，大雨雹，師不能視。契丹以背盟譙責，薄暮，始得還。於是貫以契丹尚盛未可圖，劾詵覘候不實，貶濠州團練副使，筠州安置。

詵始興取燕之謀，見事勢浸異，則又以為不宜取，故平燕肆赦，獨不得還。後復官，卒。

劉仲武

劉仲武，字子文，秦州成紀人。熙寧中，試射殿庭異等，補官。數從軍，累轉禮賓使，為涇原將。夏人謀犯天聖砦，渭帥檄諸將會兵，約曰：「過某日賊不至，即去。」仲武諜得的期，乞緩分屯。帥不樂，但留一將及仲武軍，如期而敵至，力戰卻之。遷皇城使、熙河都監。復湟州，進東上閤門使、知河州。

吐蕃趙懷德、狼阿章眾數萬叛命，仲武相持數日，潛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，戒曰：「彼出，勿與戰，亟還，伏兵道左。」二將還，羌果追之，遇伏大敗，斬首三千級，復西寧州。未幾，懷德、阿章降。累進客省使、榮州防禦使。

副高永年西征。仲武欲持重固壘，永年易賊輕戰，遂大敗。仲武引咎自劾，坐流嶺南。命未下，與夏人戰，傷足。朝廷閔之，貸其罰，以為西寧都護。

童貫招誘羌王子臧征僕哥，收積石軍，邀仲武計事。仲武曰：「王師入，羌必降；或退伏巢穴，可乘其便。但河橋功力大，非倉卒可成，緩急要預辦耳。若稟命待報，慮失事機。」貫許以便宜。僕哥果約降，而索一子為質。仲武即遣子錫往，河橋亦成。仲武帥師渡河，挈與歸。貫掩其功，仲武亦不自言。徽宗遣使持錢至邊，賜獲王者。訪得仲武，召對，帝勞之曰：「高永年以不用卿言失律，僕哥之降，河南綏定，卿力也。」問幾子，曰：「九人。」悉命以官，錫閣門祗候。

仲武知西寧州，徙渭州，召為龍、神衛都指揮使，復出熙州、秦州，遷步軍副都指揮使。熙帥劉法死，又以熙、渭都統制攝之。曆拜徐州觀察使、保靜軍承宣使、瀘川軍節度使。以老，提舉明道宮，再起為熙州。卒於官，年七三。贈檢校少保，謚曰威肅。子錡，別有傳。

曲珍

曲珍，字君玉，隴幹人，世為著姓。寶元、康定間，夏人數入寇，珍諸父糾集族党禦之，敵不敢犯。於是曲氏以材武長雄邊關。

珍好馳馬試劍，嘗與叔父出塞游獵，猝遇夏人，陷其圍中。馳擊大呼，眾披靡，得出，顧叔不至，復持短兵還決鬥，遂俱脫。秦鳳都鈐轄劉溫潤奇其材，一日，出寶劍令曰：「能射一錢于百步外者，與之。」諸少年百發不能中，珍後至，一矢破之。從溫潤城古渭，與羌戰，先登陷陳。為綏德城監押，提孤軍拒寇，斬其大酋，加閤門祗候。有

功洮西，遷內殿崇班。

郭逵、趙卨南征，為第一將。進自右江，撫接廣源三州十二縣，降偽守已下百六十人，老稚三萬六千口。是行也，功最諸將，遷西染院使。得疾，輿還京師，神宗遣使臨問，少間，令入對。珍念二帥不和睦，上問必及之，言之必形曲直，將何以對，乃以余疾未平為解。帝復使獎勞，賜之弓劍、鞍勒，命有司蠲其鄉徭斌，擢鄜延鈐轄，進副總管。

從种諤攻金湯、永平川，斬二千級。累遷客省使，拜懷州防禦使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。徐禧城永樂，珍以兵從。版築方興，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，珍將追殺之，禧不許。諜言夏人聚兵甚急，珍請禧還米脂而自居守。明日果至，禧復來，珍曰：「敵兵眾甚，公宜退處內柵，檄諸將促戰。」禧笑曰：「曲侯老將，何怯邪？」夏兵且濟，珍欲乘其未集擊之，又不許。及攻城急，又勸禧曰：「城中井深泉嗇，士卒渴甚，恐不能支。宜乘兵氣未衰，潰圍而出，使人自求生。」禧曰：「此城據要地，奈何棄之？且為將而奔，眾心搖矣。」珍曰：「非敢自愛，但敕使、謀臣同沒於此，懼辱國耳。」數日城陷，珍縋而免，子弟死者六人。亦坐貶皇城使。帝察其無罪，諭使自安養，以圖後效。

元祐初，為環慶副總管。夏人寇涇原，號四十萬，珍搗虛馳三百里，破之曲律山，俘斬千八百人，解其圍。進東上閤門使、忠州防禦使。卒，年五十九。珍善撫士卒，得其死力。雖不知書，而忠樸好義，本於天性。

劉閬

劉閬，字靜叔，青州北海人。以拳力為軍校，從延州軍出塞遇敵，矢貫左耳，戰不顧，眾服其勇。從文彥博討貝州，次城下，攀壘欲登，賊以曲戟鉤其甲，閬裂之而墜。議者欲穿地道入，閬曰：「穴地積土，賊且知之。城瀕河，若晝囊土而夜投諸河，宜無知者。」彥博以為然。穴成，閬持短兵先入，眾始從，遂登陴，引繩而上，遲明，師畢入。貝州平，功第一，擢虎翼指揮使。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、昭州刺史、辰州團練使。

韓絳宣撫陝西，詔閬自河東為犄角。至鐵冶溝，夏人大集。眾懼，閬自殿后，率銳驍搏戰，飛矢蔽體不為卻，敵解去。

為冀州駐泊總管。河水漲，堤防埽急，閬請郡守開青楊道口以殺水怒，莫敢任其責。

閬躬往浚決，水退，冀人賴之。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。卒，年八十五。

郭成

郭成，字信之，德順中安堡人也。從軍，得供奉官。王師趨靈武，成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漫　　隘。至城下，有羌乘白馬馳突陣前，大將劉昌祚曰：「誰能取此者？」成躍馬梟其首以獻，進秩四等。

朝廷築平夏城，置將戍之，又環以五砦。渭帥章粲問可守者于諸將，皆曰：「非郭成不可。」遂使往守。夏人恚失地，空國入爭，謀曰：「平夏視諸壘最大，郭成最知兵。」遂自沒煙峽連營百里，飛石激火，晝夜不息。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，以萬騎異道並進，遂俘阿埋、都逋二大酋。捷聞，進雄州防禦使、涇原鈐轄。徽宗詔諸軍並力築綏戎、懷戎二堡，成獨當合流之役，暴露雪中，感疾卒。帝悼之甚，賻以金帛，官其子婿。

成輕財好施，名震西鄙。既沒，廉訪使者王孝謁白於朝，帝手書報曰：「郭成盡忠報國，有功於民，宜載祀典。」榜其廟曰「仁勇」雲。子浩，紹興中為西邊大將，至節度使。

賈岩

賈岩，字民瞻，開封人。少時，善騎射，喟然歎曰：「大丈夫生世，要當自奮，揚名顯親可也。」遂起家從戎。神宗選材武，以為內殿承制、慶州荔原堡都監。

林廣討瀘夷，辟將前鋒。又為河東將，敗西夏兵於明堂川。累功轉莊宅副使。遷路監。紹聖中，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砦甚急，岩以數百騎往援，令其下曰：「國家無事時，不惜厚祿養汝輩，正以待一旦之用耳。今力雖不敵，吾誓以死報！」眾感厲，即循屈野河行，且五里，據北攔坡嶺上，一矢殪其酋，眾駭潰。哲宗嘉歎，賜以袍帶。知皇城使、威州刺史，遷路鈐轄。

岩在兵間二十年，在智略，能拊禦士卒，所鄉輒勝。時以良將入對，留擢龍、神衛四廂都指揮使，遷步軍都虞候、濠州團練使。卒，年五十二，贈雄州防禦使。

張整

張整，字成伯，亳州贊阝陽人。初隸皇城司禦龍籍，補供奉官，為利、文州都巡檢使。邊夷歲鈔省地，吏習不與校，至反遺之物，留久乃去。整惡其貪暴無已，密募死士，時其來，掩擊幾盡。有司劾生事，神宗壯之，不問。

調荊湖將領，拓溪蠻地，築九城，董兵鎮守。又破蠻於大田，歲中三遷。犬吉羚萬眾乘舟屯托口，迫黔江城，時守兵才五百，人情大恐。整伏其半於托口旁，戒曰：「須吾旦度金鬥崖，舉幟，則噪而前。」及旦，率其半，縛艨艟，建旗鼓，溯流急趨。賊望見大笑。幟舉伏發，前後合擊，人人殊死鬥，蠻騰踐投江中，殺獲不可計。為廣西鈐轄，坐殺降徭，責監江州酒稅。復為涇原、真定、京東、環慶鈐轄。

整蒞軍嚴明，哲宗嘗訪於輔臣，召之對，擢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管幹馬軍司。卒，官至威州刺史。

張蘊

張蘊，字積之，開封將家子也。從軍為小校，隸劉昌祚。至靈州，遇敵中矢，拔鏃復戰，以功賜金帶。從征安南，次富良江，諸將猶豫未進，蘊褰裳先濟，眾隨之。蠻遁走，使巫被發登崖為厭勝，蘊射之，應弦而斃，一軍歡噪。

曆京西、涇原將，知綏德、懷甯、順寧軍等六城，儲粟至三十萬斛。將兵取宥州，破夏人于大吳神流堆。宥州監軍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，蘊諜知之，頓兵長城嶺以待，戒諸部曰：「賊遠來氣盛，少休必困，困而擊之，必捷。」果以勝歸。夏人寇順寧，蘊置伏狹中，約聞呼則起，俘斬數百十人，獲馬、械甚眾。累遷皇城使、榮州刺史、成州團練使、通州防禦使，開德、河陽馬步軍副總管。

顯肅皇后母自鄭氏再適蘊，徽宗屢欲以恩進其官，輒力辭不敢受，人以為賢。卒，年七十三，贈感德軍節度使，謚曰榮毅。

王恩

王恩，字澤之，開封人。以善射入羽林，神宗閱衛士，挽強中的，且偉其貌，補供備庫副使。為河州巡檢，夏羌寇蘭州，恩搏戰城下，中兩矢，拔去復鬥，意氣彌厲。遷

涇原將。嘗整軍出萬惠嶺。士饑欲食，恩倍道兼行，眾洶洶。已而遇敵數萬，引兵先入壁，井灶皆具，諸將始服。羌扣壁願見，恩單騎徑出，遙與語，一夕，羌引去。

哲宗召見，語左右曰：「先帝時宿衛人，皆傑異如此。」留為龍、神衛都指揮使，遷馬軍都虞候。契丹使來，詔陪射，使者問：「聞涇原有王騎將，得無是乎？」應曰：「然。」射三發皆中，使以下相視皆歎息。

出為涇原副都總管，並護秦、渭、延、熙四路兵，城西安，築臨羌、天都十餘壘。羌圍平夏，諸校欲出戰，恩曰：「賊傾國遠寇，難以爭鋒，宜以全制其敝。彼野無所掠，必攜，攜而遇伏，必敗。」乃先行萬人設伏，羌既退師，果大獲。

徽宗立，以衛州防禦使徙熙河，改知渭州。括隱地二萬三千頃，分弓箭士耕屯，為三十一部，以省饋餉。邊臣獻車戰議，帝以訪恩，恩曰：「古有之，偏箱、鹿角，今相去益遠，人非所習，恐緩急難用。夫操不習之器，與敵周旋，先自敗耳。」帝善其對。遷馬步軍都指揮使、殿前都指揮使、武信軍節度使。

嘗汰禁卒數十人，樞密請命都承旨覆視，恩言：「朝廷選三帥，付以軍政，今去數十冗卒而不足信，即其他無可為者。」帝立為罷之。眷顧甚寵，賜居宅，又賜城西地為園囿。屬疾，以檢校司徒致仕。薨，年六十二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。

楊應詢

楊應詢。字仲謀，章惠皇后族孫也。曆知信安保定軍、霸州。塘濼之間地沮洳，水潦易集，居人浮板以濟。應詢增堤防為長衢，浚其旁以泄流，民利賴之。為河北沿邊安撫使。徽宗以歸信、容城兩縣弓手為契丹所憚，欲增為千人，或恐生事，應詢曰：「吾欲備他盜，彼安能禁我？」卒增之。

知雄州，朝廷多取西夏地，契丹以姻婭為言，遣使乞還之，不得，擁兵並塞，中外恫疑。應詢曰：「是特為虛聲嚇我耳。願治兵積粟示有備，彼將聞風自戢。」明年，果還兵。復遣其相臣蕭保先、牛溫舒來請，詔應詢逆於境。既至，帝遣問所以來，應詢對：「願固守前議。」尋兼高陽關路鈐轄。

邊人捕得北盜呂懺兒，契丹謂略執平民，有詔使縱釋。應詢言：「吾知執盜耳，因

其求而遂與之，是示以怯也。」不與。遂質我民，固索之。應詢以違詔貶秩，再遷洋州觀察使。入提舉萬壽觀。館契丹使，當賜柑而貢未至，有司代以他物，使不受，慶詢以言折之，乃下拜。復為定州、真定、大名副都總管。卒，年六十三，贈昭化軍節度使，謚曰康理。

趙隆

趙隆，字子漸，秦州成紀人。以勇敢應募，從王韶取熙河。大將姚麟出戰，被重創，謂曰：「吾渴欲死，得水尚可活。」時已暮，有泉近賊營，隆獨身潛往，漬衣泉中。賊覺，隆且鬥且行，得歸，持衣裂水以飲麟，麟乃蘇。又從李憲破西市。師討鬼章，外河諸羌皆以兵應之。隆率眾先至，斧其橋，鬼章失援，乃成擒。

為涇原將，戰平夏川，功最多。崇寧中，鈐轄熙河兵，將前軍出邈川，預復鄯、廓。夏人寇涇原，詔熙河深入分其兵，無令專鄉東方。師至鐵山，隆先登，士皆殊死戰，夏人解去。召詣闕，徽宗慰勞之曰：「鐵山之戰，卿力也。」

童貫與論燕雲事，隆極言不可。貫曰：「君能共此，當有殊拜。」隆曰：「隆武夫，豈敢幹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？異時起釁，萬死不足謝責。」貫知不可奪，白以知西寧州，充隴右都護。羌豪信服，十二種戶三萬六千，願屯內地。

帥劉法西討，隆以奇兵襲羌，羌潰，城震武。遷溫州防禦使，龍神衛、捧日天武都指揮使，仍為本道馬步副都總管。卒，贈鎮潼軍節度使，命詞臣制碑，帝篆額曰「旌忠」。

論曰：有國家者不可忘武備，故高祖以馬上得天下，而猶有「安得猛士守四方」之歎。然所貴為將領者，非取其武勇而已也，必忠以為主，智以為本，勇以為用，及其成功，雖有小大之殊，俱足以尊主庇民也。苗授策錢南之不可城，履不肯討阿章，永清不以地與敵，文鬱撫納香崖，紹能之忠勇，珍之忠樸好義，光祖、應詢明於料敵，守約及整禦眾嚴明，斌、浩之善戰，岩、恩之善射，闐之出則先登，入則殿后，其材雖殊，其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。成以捍衛邊陲，服勤致死，明詔褒飭，廟食一方，宜哉。君萬挾誣報怨，贍狡譎喜功，國有常罰，父子謫死，亦宜也。詵首取燕，終變其說，既黜旋復，為失刑矣。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己，勝則不自言功，隆不敢啟釁幹賞，蘊甘分而辭榮，有士君子之行焉，尤武士之所難能也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